

2023年岁末,去杭州余杭区良渚住了两晚,专程去了良渚文化遗址。遗址很大,总占地30多平方公里,仅良渚古城遗址公园就坐拥3.6平方公里之广。整个群落覆盖三个乡镇,有村舍、祭坛、水坝、宫殿、城墙等行政要素。这规模如同一个国家的雏形,令人叹为观止。

良渚包罗万象,泛泛说玉说不出来,只能说说其中最典型的器型:玉琮。

良渚考古发掘最具代表性的器物应该就是琮,数量最多,器型也最大。

当然还有玉璧及其他。我对良渚印象最深的是古玉琮,挺拔的四方柱形,中间圆孔。玉料斑驳,玉质已沁为暗红色或黑褐色。仿佛映射出新石器时代晚期那奇伟瑰丽的神秘感。

中国古代有“天圆地方”之说,玉琮属于祭地之器。《周礼》中说“以玉作六器,以礼天地四方,以苍璧礼天,以黄琮礼地,以青圭礼东方,以赤璋礼南方,以白琥礼西方,以玄璜礼北方”。礼天之璧,璧面大于中间的孔。孔璧相当名媛,孔心大于璧面则称环。天地四方六礼,只有“礼地”之琮,在良渚让我们膜拜。

上世纪50年代后期,当四川北路上的群众影剧院传出沪剧《鸡毛飞上天》婉转悠扬的唱腔时,剧场斜对面,三八饭店开张了。这是四川北路里弄的几个青年妇女,以“鸡毛飞上天”的精神,走出家门办起来的。店在四川北路西头,东宝兴路南面,二开间门面,虹口饮食公司,隶属集体所有制,主打本帮菜。开张时,有人请客,三个菜:青鱼甩水、椒盐排骨、八宝辣酱,都

是家常菜,才一元多。至今,在众多虹口人的口中,仍然怀念不已,一个是鲜肉烧卖,味道鲜,汤水浓。另一个是黄豆肉骨头汤,黄豆颗粒饱满,骨头上附着精肉,骨髓能吮吸,上海闲话叫“嗦骨头”。附近企事业的职工,中午吃饭也在此解决,1元可以吃得很好。热天,生啤8分钱一杯,自来水龙头放出来。平日里,附近的青工下了班,邀三二知己,点几盆冷菜,几盘小炒,一瓶黄酒,举杯小酌,老实惠的。

从此,四川北路附近的居民在群众影剧院看完了影戏,就到斜对面的三八饭店,打牙祭,这叫饱了耳福饱口福,如虹口的广东籍居民每次观看粤剧后,就喜欢三五成群涌进三八饭店,落座后意犹未尽,抿着小老酒,回味着刚才的剧情、唱腔、演员扮相等,一副指点江山的腔调,得意时还会哼上几句粤剧。

“文革”期间,群众影剧院虽然没有停业,但也只能上演八场“革命京剧样板戏”电影,门前没有了往日的熙熙攘攘,三八饭店的生意一度也稍稍冷清。1976年底,当斜对面的群众影剧院,再次响起沪剧《鸡毛飞上天》的唱段时,三八饭店又迎来了辉煌期。那时候群众影剧院生意好,也带动了饭店的生意,可以说天天“座上客常满,樽中酒不空”。加上那一段时间喜事也多,冤假错案平反,加了工资,发了奖金,或考上大学,评上职称,等等。凡遇到高兴的事,大家都会到此欢庆一番。常常是约好,骑车而来,自行车往虬江路一摆,后轮铁架子一搁,上锁,进门。白炽灯下,叫七八只冷盆热

古代盗墓贼,偷金银珠宝不偷玉器。因为金银珠宝可以流通,可以出手换钱换物,而玉为帝王家私享,不能交换,拥有者还有牢狱之虞。最典型例子是1968年发掘的河北保定西汉中山靖王刘胜墓,出土了著名的“金缕玉衣”。考古学家发现玉片还在,但串联玉片的约2公斤的金线早被盗墓贼一根根抽走了。弃价值连城的“金缕玉衣”而窃取还珠仅取其“金缕”,盗墓之潜规则使然。

看见良渚玉琮之后,我一直在想它和古钱币的造型之异同。琮,外方内圆;币,外圆内方。琮的历史,比外圆内方的“秦半两”早了两千年左右。民间有个说法:做人要像古钱,外圆内方。形容为人要懂得圆滑,内心又不失原则。那么史前远古的人们呢?他们推崇的是外方内圆的琮。做人要具玉质,言行必须方正以示,内心才可圆融自处。钱币乃人际交换的俗件,玉器是天人交流的神物。俗人自可外圆内方如币,君子理应外方内圆似琮。

琮在良渚时代是礼器,也是良渚古国的重器,乃神权的代表。它的象征意义类似于稍后的“鼎”,



梅花迎春
(摄影)李陶

所谓逐鹿中原无非夺鼎之战。鼎原来是烹饪器物,后来才演变成国之重器。而琮一出生就是纯粹的礼器重器,格调更高。琮以节为制式,多为一节琮。但良渚有一柄如炬般矗立的玉神人纹十二节琮,好似权力层层叠加,又犹如旗杆高举问天。

良渚诸多玉器中,玉钺不可不提。钺本是兵器,如斧形。原先石钺属于砍伐类生产工具,如鼎起源于烹饪器物一样,后来才慢慢演化为权力的象征。至于玉钺,诞生之日起就归入仪仗之列。玉琮代表神权,玉钺代表军权。不要小看良渚古国,它虽盘踞吴越,可比吴越

炒,来几瓶光明牌啤酒,啤酒3角一瓶,点上茭白炒虾、咸菜豆瓣酥、韭菜炒蛋、红烧肉等,小乐胃。有时是一个人做东埋单的,有时是大家“剪硬柴”分摊的。家中来了客人,父母也常常会差儿女,拿了钢宗锅子到三八饭店去买葱爆鳝丝、糖醋小排等。

可到了上世纪90年代,不知何故,三八饭店熄火关门了。

这一天,从四川路桥踱到群众影剧院的门口,我看到“群众动漫城”招牌的几个字,做得比门楣上“群众影剧院”的字还要大。

对于三八饭店的旧址,有人说改为服装店了。好在我此时身在现场,看到服装店在群众影剧院正对面,不符合一个“斜”字。当即,我求证于群众影剧院的老师傅,他指着斜对面说,就是对面的药房,错不了。总算不虚此行,搞清楚了,老虹口人,尤其是四川北路的居民,津津乐道的最大众化的三八饭店,现在为四川北路1525号华西大药房。

当年居民的耳福和口福,已成了一段铭记于心的城市记忆。

荡秋千是大家小时候十分欢喜的活动,双脚蹬踏板,双手舞动绳索,忽高忽低,忽上忽下,忽前忽后,乐得个个喜笑颜开。

荡秋千不仅能锻炼人的身体平衡性,它本身也是一种很好的全身心性的锻炼方式。荡秋千时,人的骨骼肌会有节奏地收缩与放松,有利于人的肌肉健康,对活络骨骼也有益处。荡秋千的高低除了要把握快慢,蹬踏的力度大小之外,关键在于双腿运动的时候,什么时间收缩双腿,什么时间挺直双腿,要慢慢地领会掌握要领,玩得熟悉了,自然会明白其中的奥妙。

据说是意大利的科学家伽利略从教堂灯盏的摇摆当中,发现

健 康

前段时间,原本抱怨在悉尼的外孙快成“小香蕉人”的老张,突然告诉我一个好消息,“小鬼假期来上海过春节啦!”原因很直白:他做梦都想吃到浓油赤酱的上海菜。

孩子判若两人变化,源于老张去年的一桌菜。那时老张满怀欣喜地探望外孙,结果因语言、饮食、习惯上的隔阂,祖孙还是坐不到一起。在遗憾地返回上海前,老张为了答谢女儿家的款待,烹制了外婆红烧肉、四喜烤麸、面拖梭子蟹、春卷、“全家福”等拿手菜。没想到,吃惯了洋餐的外孙,竟一尝而不可收,频频竖起大拇指。饭后祖孙两人的熊抱,定格在女儿的手机里。

舌尖上的神奇化解了许多语言说教的短板,让“小香蕉人”归心如箭。老张临行前的拿手菜,不但让外孙贴近了外

“舌尖”上的家教

伦丰和

公,也像磁石那样吸引外孙回国。

老张外孙这件事给笔者许多思考,我们的第三

代,不管他们身处何方,都应牢记自己的“根”在何方。因此舌尖的家教必须尽快地提到议事日程,但不能靠枯燥的说教和僵硬的宣传,而要“随风潜入夜,润物细无声”地引导,要重视中国美食趣味性和故事性的发掘。去杭州吃东坡肉,就要讲苏东坡在杭州为官的一段佳话,端午吃粽子就讲爱国诗人屈原的传说。那安徽臭鳜鱼、北京的宫廷菜、四川“麻婆豆腐”、福州“佛跳墙”等,都有故事可讲。中国八大菜系,美食故事、趣闻更是层出不穷,蕴藏着丰富的人文教育资源。

让舌尖上的美食文化,传递给下一代,再下一代,在传递美食文化的同时,也传递家国情怀。

在乡下,腊月二十三是传统的送灶节,也叫小年,每年的这个时候,村民们会焚香祭祀灶王爷。记得每逢单年,母亲必定会用碱粉把灶台擦洗到雪亮。而后才是烫米粉搓汤圆,和面擀面条,生火做上一锅汤圆,起锅的第一碗,必先庄重地放在灶头供奉灶神,以祈求家宅平安和食物丰收。

送完灶神,新年的序幕,就算正式拉开。那时的农村,过年前家家户户都要打豆腐做年菜,一家家排队等磨坊的档期,那时生产队有副大石磨,你家快磨好了,就有人去通知下一家作准备,整个村庄都是豆子清香飘荡。

推磨需两人配合,一人推动奢臂转动石磨,另一人把扶着磨轱辘,时不时把一瓢一瓢和着水的黄豆加入磨口,研磨细碎后的豆浆会慢慢从石磨边上一圈一圈地析出来,伴着石磨有节奏的碾压声音,沿着磨盘叮叮咚咚地流入下方收浆的大盆中,待到磨完,再上一瓢清水冲磨结束。然后是过滤去渣,仍需两人合作,用一块纱布大包袱,一人两手拽兜着包袱四角,另一人把浆直接倒入放在大盆的包袱里,然后两人分别拎住包袱四个角一起一落慢慢兜转,起落间浆汁哗哗而下,包袱里的豆渣团越兜越紧,待浆沥得差不多时收紧包袱口,再合二人之力挤压,然后抖出渣来,再进行下一轮的过滤。

滤好的生浆担回去上大锅大灶煮沸。随着温度的逐渐攀升,需要不停地翻搅,锅里泡沫不断聚集上扬,有经验的知道不等泡沫聚积太多就要劈出来,否则待到沸腾时会如浪潮般涌出锅台,等完全煮开后,再把豆浆舀进一个已按比例配好石膏水的大缸里,并用长勺搅匀,待其冷却凝结。嫩嫩的、柔白的豆腐脑,舀上几大碗,配上母亲腌制的脆嫩腌菜心,剁碎拌入,再撒上细碎的香葱香菜末,加一小勺辣椒酱,淋上几滴香油、酱油,这就是我小时候最幸福难忘的美味时光。

待缸里豆腐花冷却,就可以着手制豆腐了,父亲把小桌子搬到户外场上,桌上支上木头槽子,槽中垫上白布,然后把豆腐花倒进木板槽,把白布蒙上,再压上一块木板和石头,慢慢挤出水分,一个多小时后打开成形,切分成小块,一板豆腐便大功告成。这一通制作常常是从凌晨忙到深夜。如果制成豆腐干,就需多压些时间。豆腐做好,就意味着开始起油锅了,煎豆腐果子,炸豆腐丸子等,都是经济实惠美味的农家年菜。

老话说天下行业有三苦,撑船、打铁、磨豆腐。现在的孩子已不知道,饭桌上稀松平常的豆腐,在那些手工制作年代是多么地费时耗力,现在回忆起来,却是满满的年味和仪式感。

七夕会

旧社

会的农村,捉到偷盗的人,还会将其绑在秋千架上,任人随意推搡,让秋千荡得老高,吓得盗贼连声叫饶,表示以后再也不敢作梁上君子了。

当年,我读初中的学校,在操场旁边杨柳掩映的曲径处,并排着三副秋千,我们学生坐着慢慢摇晃时,常常谈论的是青春的理想和追求,报国的壮志和豪情。转眼之间,岁月早已蹉跎而去。

近年来,同学聚会,常常在农家乐游赏,那里常常挂着几副低矮的秋千,坐着边逛荡,边回忆青少年时期的往事,脑海里也仿佛悠悠地流淌着时光的流逝,真可谓人生易老,千秋不再。



荡秋千

周允中

了所谓的“摆动定理”,后来就形成和发展了今天的秋千。这种说法恐怕并不正确。因为早在春秋时期,我国就已经发明了秋千。不过开始是叫千秋,后来为了避讳,才改名秋千。

那时候,北方的山戎,为了获取树林高处的食物和水果,在树木之间用藤条扭结成绳索,通过荡高飘远摘取食物。齐桓公在征伐山戎的时候,发现了他们的特长,引进了这项活动。并且推广发展到了全国各地。历史上有许多文章和古籍都记载了这项活动。但最有趣的却是宋朝李清照的《点绛唇·蹴罢秋千》一词:

蹴罢秋千,起来慵整纤纤手,露

浓花瘦,薄汗轻衣透。

见客人来,袜划金钗溜,和羞走,倚门回首,却把青梅嗅。

词的上阙描写少女从秋千架子下来的情景,下阙写相见客却又不敢相见的微妙心理。

用嗅青梅表达矜持而又羞涩的少女心情,惟妙惟肖。情趣生动。宋朝还有一种“水秋千”的活动,《东京梦华录》一书曾经记载说:“有两画船上立秋千,一人上蹴秋千,将平架,筋斗掷身入水,谓之水秋千。”这简直是今天跳水运动的起源和雏形了。这段记载,完全可以在在中国杂技史和体育运动历史上,留下光辉的一笔。

24小时读者服务热线

962555

本报零售价
每份1.00元

6935563 504518